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四十二回 怯書生權作番王女 浪蕩子驚窺絕世姿

卻說公子正在山坡呆坐，自北來了兩個番漢，看見公了勒馬問道：「呔，那小蠻婆兒好大膽子！我們這裡虎豹極多，你獨自一個坐在这曠野荒郊等著喂老虎嗎？」公子見他們來派雖凶，說的都是好話，遂站起身來，隨口說道：「我是個病人，虎吃了也罷。」這一句說的對了景，也是公子合該機緣湊巧，那番人生性直率，樸實楞怔，這一句話不曾聽准，只聽了個「我會治病，虎見了也怕」，遂歡歡喜喜，跳下馬來，一齊說：「姑娘果然會治病，這更好了！我們可教身得重病，百方不效，北邊無有良醫，皇爺命我二人連夜進口，聘請高人與皇后治病。姑娘若治好了我們娘娘，王爺一喜，你的造化到了！」公子聞言，忽然想起：「我今尚有一粒金丹，何不隨他前去？大料一定取效。治好了番後，借此存身，往後看機而動，再作道理。此時已至萬難之日，把死付之度外，聽天由命，闖一闖罷！」公子主意一定，遂向二人說道：「我有仙丹，保管手到病除。」番官大喜，便請公子上馬，忙忙回五國來。只見圍城四面都是牛皮帳房，一望連雲，都是彼國的宗親、文武官、莫長居住。毛襖番兵成群結隊，演騎習射，往來不斷。進得城來，也有三街六市，也有宮殿朝房，二莫長知會了看門的番官，回稟進去。不多時出來了兩個番婆，把公子帶至成德殿，拜見了北安王。北安王問了話，親身帶至洪吉刺後的寢宮。公子看了回洪後的氣色，說了幾句支吾套話，取出金丹，與洪後服下。不多時，其病如失。番王、番後十分歡喜，讓坐獻茶，盤問姓名來歷。公子只得捏造虛言，只說乃民間之女，姓孟，因事被人謀害，逃走出來，飄流至此。洪後聞言，點頭贊歎，遂向番王說道：「我看此女容貌端美，舉止安詳，心甚憐愛，他又無家可歸，意欲收他作個義女，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」番王道：「咱們無個公主，寡人正有此意，不知姑娘可願意麼？」公子早已把那聽天由命的主意打定，並不推辭，就拜認了父王、母后。番王大喜，封為合慶公主，命番婆、宮女後宮預備香湯，伺候貴人淋浴更衣。次日與皇后起病，又慶賀公主，大殿中設擺雙喜宴，王侯宗親、文武諸官都入朝與國母起病，慶賀公主。那北方的規矩不比中國，全無避忌，王爺、洪後、嬪妃、公主居中正坐，王位諸臣百官人等就在兩邊設宴，君臣歡呼痛飲。

成德殿中排筵宴，君臣共慶喜歡連。北安洪後當坐，兩旁邊王位宗親鋪地氈。捧盤的番漢來回走，大碗穿梭望上端。湯調五味盛金碗，肉似山積酒似泉。無非是熊白鹿脯牛羊肉，酥酪駝珍野味鮮。奶油番果花紅染，米酒沾唇分外甜。八對番女筵前舞，鸞笙鳳管配絲弦。君臣正在歡飲處，北安王手內擎杯左右觀。但則見王后王妃新公主，太子宗親文武官，飲酒聽歌多喜色，推杯換盞笑盈顏。番王引起心中事，不由一陣好傷慘。玉液瓊漿難下嚥，美味珍饈懶餐。洪後一見開言問：「陛下因何不喜歡？」番王歎氣呼賢後：「事逢對景惹人酸。你看這宗親骨肉人人在，文武百官個個全。就是不見四御弟，孤與他手足分離這八年。他也是為國忘身遭羅網，只落的拘禁東京坐軟監。我這裡飲宴聽歌多自在，他那裡伶仃孤苦有誰憐。思量及此心如醉，如何叫朕意安然？」北安之言還未盡，但只見左邊慢閃一番官。拜倒駕前呼：「我主，龍意愁休請萬安。為臣不才獻一計，保管殿下轉回還。」番王聞言心內喜，帶笑含春把話談。

「丞相有什麼妙策，能使四弟回國？」不花無敵口稱千歲：「臣時常著細作打探中原事體，聽得宋國首相病故，目今呂國材內閣用事，蒙蔽神宗，樹黨招權，貪財如命。趁此機會，正好用策，請我主多備金銀、珠寶、玩器、美玉、珍裘，為臣扮作商人，暗暗進京，憑臣三寸不爛之舌，賄買呂國材，隨機應變，必要救殿下回國，以安聖意。」北安王道：「卿既有忠心，寡人准奏，且候來春舉行便了。」大太子耶律壽山也奏道：「臣聞宋家高廷贊已去，大料無人敢擋。我國數年以來銳氣已足，糧富兵精，待皇叔回國之後，孤兒親提人馬，發兵南搶，以雪前恨，替父取大宋的天下如何？」北安王點首准奏。

當下宴畢，群臣謝恩散去，洪後親送公主至合慶宮中，派兩對番女、四個番婆服侍貴人。復又擺下夜宴，對飲盤桓。洪後問道：「皇女青春幾何？」公子道：「一十七歲。」洪後道：「吾兒年當及笄，明日啟奏你父王，挑一大臣子姪，招為駙馬，全你的終身便了。」公子心下著忙，連忙站起，說：「為兒尚有下情稟母后。我乃有夫之婦，怎敢背人重婚？」洪後問道：「話配誰氏之子？」公子道：「寇翰林之子名潛，字雲龍，成親未久，被人謀害，夫妻分手，兒夫避難他鄉，不知所之。我二人臨別各誓以死守節，志不再配，多蒙母后慈恩，人倫大節，臣不敢違旨。」洪後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既然這等，等過了幾時，著人進口訪你夫主的下落，叫你二人破鏡重圓，這個如何？」公子放下心來，連忙拜謝。那洪吉刺後雖是番女，敦厚賢明，通文識字，得了這個愛女，與他講文論古，甚是投機，百分疼愛。公子斂跡藏形，小心自守，番人性直，並無識破。

言不著玉女本色居塞北，聽把那伏氏姪表一場。從那日逼走夢鸞高小姐，到次日合府的家丁撇個光。男婦老幼齊逃走，只剩他主僕姪人兩雙。狂生伏准羞又氣，夫人含怒淚淋裳。少不得僱幾個長工與村婦，叫了任婆內裡幫。到了四月二十八，藥王廟演戲年年大會場。諸般買賣全都有，蘆棚結連數里長。進香男女如蟻，扶老攜幼鬧嚷嚷。伏生假說去還願，為的是招風惹草看紅妝。打的鮮衣花帽財主樣，手擎團扇慢搖涼。只揀那婦女群中來回走，風流賣俏弄輕狂。請了分紙馬朝裡擠，單與紅裙同降香。磕頭已畢回身轉，猛抬頭，從外來了一位美姑娘。則見他滿頭金珠銀首飾，大桃垂腰二尺長。身穿著錦繡花衣飛五彩，湘裙百褶戲鴛鴦。玉腕拿把檀香扇，畫的是張生跳過粉皮牆。俏笑輕盈說好熟，金鑄四個響叮噠。金蓮窄小難移步，一對丫環站兩旁。正與狂生離不遠，只聞得陣陣撲人脂粉香。狂生一見直了眼，睜圓二目看端詳。只見他走至殿內當中站，使女連忙替上香。他那裡花枝招展深深拜，嫩語嬌聲叫藥王：「保佑弟子身無病，歲歲年年叩法堂。」使女連忙攙扶起，猛瞧見五百年前冤孽郎。他二人，歡喜冤家初見面，由不得靈犀一點兩牽腸。

俗語說的好：風月子弟、及時裙釵，比乾柴近烈火。兩情四目，不必細表。正在留戀之際，只見一個胖大老翁，年約五旬之外，身穿寶藍色夾紗道袍，魚白單紗襯衣，涼巾朱履，員外打扮，走進殿中。看著女子說：「姑娘燒了香怎麼還不看戲去？這是整本的《繡鞋記》，熱鬧的很哪！」女子說：「車上怪熱的，這裡還涼快些兒。」老者說：「要看也是你，不看也是你，少時可就要歇台了。」女子使性兒道：「我偏不去，歇了台罷！」老者笑道：「不去也罷去也罷，我先看去。」說畢，回身去了。又遲了一回，這其間他二人的形景也無工夫說他，只見又來了一個家丁，說：「員外叫請小姐上車，少時歇了台，人亂就難走了。」女子被催不過，只得轉身移步。把一雙秋波看著伏准，笑了一笑，用扇兒遮了粉面，丫環攙扶，一步一步走出殿外。這就叫做意索情繩，把個狂生不用繩綁，一直牽到戲台底下去了。

那女子上了車兒，車門上掛著簾，兩邊紗窗看的明白。伏生站在近處，兩個人動了麻衣神相，彼此仔仔細細對看了一回。不多時歇了台，人都散動，那員外車在前，女子車兒在後，望東南上趕去。

伏士仁心中不捨隨車趕，緊緊而行後面跟。那管烈日天炎熱，只走的氣喘吁吁汗滿身。暗暗自己叫：「伏准，可恨當初錯認人！夢鸞雖然容貌美，全無情趣似瘟神。花木瓜兒空好看，枉叫區區黃盡心。怎麼似這位多嬌知好歹，憐才愛貌喜斯文。一見留情芳意許，這般才是美佳人。但願冤家未受聘，我必要央媒搬娶這釘裙。我們兩郎才女貌真佳偶，你恩我愛到終身。可笑那無福的丫頭夢鸞女，這樣才郎他不親。拋家失業如逃難，飄流去作外喪魂。這而今我也奇遇多嬌女，不久成就美良姻。有朝一旦重相見，也叫你見一見這對才子與佳人。」這狂生胡思亂想跟車後，緊走急行腳步勤。一氣跑了七八里，合和堡不遠面前存。車兒趕進西門去，伏准答應後面跟。進了堡門一箭遠，一座宅舍在大街心。高樓瓦舍多齊整，白粉牆高黑大門。兩輪車兒朝裡趕，那女子，隔著紗窗把手伸。望著伏准朝北指，秋波送媚面含春。狂生會意將頭點，滿面含春笑吟吟。只見那迎面來了兩個人。

一個老者帶著一個幼童，也是從廟上回來，小童手內提著一串角黍、一把香草，剛要對門內走，伏生向前打了一躬：「請問老丈，這一家姓甚名誰？是個什麼人家？」老者還禮道：「相公問這一家麼？是個剛下鍋的。」伏生道：「怎麼講？」老者道：「才煮麼。姓毛，祖上買賣出身，綢緞大賈，到了毛二這一輩子上，發了大財，他又會百般取利，這幾年陡然大富，買賣也不作，

在家充員外了。」伏生道：「他家幾口人？」老者道：「美中不足，無有令郎，只有一個丫頭，慣了個……」剛說至此，那小童拉著老者說：「爺爺走波，走波！」遂往對門去了。

伏生順著西牆往北走了一箭多遠，繞至毛家宅後，只見偏東有個小角門，關著未開，裡邊樹木森森，花香馥馥。伏生在牆外走來走去，忽聽嬌聲嫋娜，咳嗽了一聲，伏生抬頭一看，只見樓窗高起，那女子站在窗下，探著身子正望下看。狂生一見，歡喜非常，連忙轉身，向上深深作了一揖。女子斜抄雙袖，還了一福，把手中的扇子笑吟吟望狂生丟了下來。伏生急忙扯起衣襟來接，偏偏掉在頭上，溜在地下。忙忙拾起，捧在手中，用口吹那扇上的土，連忙打躬致謝。女子見了，把那一雙衫袖掩在口上，笑個不住，回身躲向一邊去了。

狂生正在著迷，只聽角門開放，走出一個丫環來，這也是廟上見過面的，走至面前，說：「借問相公一聲，我們小姐一把扇子失手墜於樓下，相公若是揀著，乞賜見還。」伏准道：「小生可倒揀著一把扇兒，只是這樣貴重之物，怎肯輕易奉還？」丫環說：「一柄紙扇能值幾何，有什麼貴處？」伏生說：「物雖不貴，出自天仙之手，就是萬兩黃金也換不了去。若要歸趙，除非天仙親來取討，許我個謝意，方肯奉還。」丫環笑道：「既然討謝，須說個名姓，我好替你回復，不然看你拐了去。」伏生笑道：「小生就死也是不離此地的。若問姓名，正要相告，小生姓伏，名准，表字士仁，去世丹徒縣令乃侖是先祖，鎮國王高千歲的夫人是我的嫡親姑母。小生前歲入泮，今年虛度二十，只為胸懷大志，欲覓才貌佳人，不肯草草就婚，所以未曾成室。再要說了生日時辰，便是《西廂記》上的套話，惹的小娘嫌煩。只此數言，替小生轉達便了。」使女聽畢，含笑而去。去不多時，回來說道：「我家小姐說，扇雖不貴，乃閨門之物，不敢輕棄。相公既然索謝，好歹晚間送來，我家小姐一定面謝。千萬不要失信。」說畢，關門而去。

伏生聽了，只喜得魂飛千里。看了看路北有座土地小廟，遂踱了進去，坐了一回。看看天晚，四顧無人，風聲漸響。伏生有些發怔，壯著膽子，走出廟來。蹲至毛家後牆，角門以外，輕輕叩了兩下，只聽裡面低聲問道：「是誰？」伏生答道：「送扇子的來了，小娘子開門罷！」丫環把門開放，伏生連忙一步跨進門來。丫環將門閉上，引路來至樓下，說：「你且在此，少時等我回了姑娘，再來奉請。」伏生只得站住。丫環上去，回來說：「姑娘有請。」狂生此時恍疑身入瑤池，夢游巫峽，整衣進步，丫環掀起竹簾，狂生走入樓房。只見那女子改了便妝，一盤青絲細發，挽了個懶仙髻，頭頂正面一丈青上穿著一朵鮮花，鬆綠百蝶夾紗衫子，鴨蛋軟羅汗褂，高挽著鵝黃袖口，露出一雙玉腕，十指春蔥，帶一對翡翠龍頭鐲子，珊瑚戒指，下身穿著石榴紅洋縐褲，魚白色褲腿，織金帶子，襯一雙元青時樣花鞋，尖尖瘦瘦，站在燈後，遮遮掩掩，假媚倦羞。

這狂生到此疑為身入夢，馬躍猿馳意不同。不暇觀看樓中物，望著他連連施禮就打躬。女子起身還萬福，低聲讓坐面通紅。將身影在燈光後，吩咐蝴蝶看茶羹。伏士仁告坐接茶含笑飲，躬身控背叫芳卿：「慚愧小生多愚昧，三生有幸會嬌容。多蒙小姐垂青眼，小生斗膽入蓬瀛。」狂生之言還未盡，女子開言叫相公：「奴家此舉非無恥，聽我把肺腑衷情說個明。奴的爹娘只有奴一個，並無四弟與三兄。欲選才郎托後事，好把家財萬貫擎。終日瓜裡挑瓜花了眼，漁陽擇遍少乘龍。今朝有幸逢君子，奴的這一雙拙眼認英雄。敢比文君識司馬，相公將來定是個狀元紅。只為終身關係大，因此上含羞相約定姻盟。如若不嫌奴顏丑，願托終身與相公。休笑妾身無廉恥，似那些三貞九烈我盡明。今朝為訂百年好，莫把我看作牆花路柳同。」伏生聽畢心歡喜，滿面含春把小姐稱：「既承俯就不嫌棄，我明日就命冰人係赤繩。就怕令尊令堂多挑揀，好事多磨有變更。」女子回言說：「無礙，若要煩媒事管成。」伏生點首說：「從命，還不曾領教貴字與芳名。」女子見問腮含笑，燕語鶯聲叫相公。